



华清池大型实景历史剧《长恨歌》。

人躁马倦的六月午后，杨玉环梨花带雨般走向佛堂！

凄然回首，“三郎”李隆基背身掩面，曾经高大伟岸的身躯已萎缩、猥琐如同一颗空心老榆。身旁，年迈的老奴高力士，手捧三尺白绫，亦步亦趋却又分明步步进逼。

驿外官道，人声嘈杂，戈剑铿锵，一副“刀枪剑戟严相逼”的冷酷局面。逼向谁人？——梨花带雨的杨玉环。

一个声音震响如雷：“贼本尚在，六军（禁军）不稳，贵妃不宜供奉，请陛下割恩！”那是禁军统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。

“贼本”？她不明白她怎么就成了“贼本”？！但此时，一切都由不得她了！也由不得空心老榆李隆基！由谁？由刀枪，由剑戟——手持刀枪剑戟的人！“刀枪剑戟”本是护卫三郎和她的，但此刻却齐刷刷反过来逼向三郎指向她！兵变！准确地说，这是一场禁军的哗变！距今1200多年前的天宝十五载（公元756年），六月十四日（农历），午后，“刀枪剑戟严相逼”下的杨玉环梨花带雨，千般无奈万般愁怨地走向驿外佛堂。

此驿名为马嵬驿，此地名为马嵬坡，史称此变为“马嵬兵变”。

一怨再怨西狩路

马嵬驿，是从长安西去西域、巴蜀的甲级大驿站，位于京畿重镇金城县（今咸阳兴平）西二十八里，东距长安一百余里。

金城西汉名槐里，三国曹魏时名始平。景龙二年（公元708年），唐中宗李显送金城公主出嫁吐蕃，于马嵬设帐饯别，改县名为金城。

唐人长安送行，东去多是送到灞桥，灞桥折柳送别；西去多是送至渭城（咸阳），渭城摆酒送行。王维曾在渭城“送元二使安西”：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唐中宗将金城公主远送至更西的马嵬，既见感情之深，亦见丝路重镇马嵬之重要。

48年后，又一个皇帝来到这里。他是唐玄宗，也称唐明皇，本名李隆基，因排行为三，杨玉环爱称他为“三郎”。

但此次，唐玄宗来到马嵬，不同于唐中宗隆重奢华的“送嫁”，而是仓皇饥疲的“西狩”。“西狩”，是“西逃”的饰称。



古马嵬地形图。

仓皇“西狩”，源于五天前的“平安火不至”。自从半年多前安禄山兵叛范阳，从关中东大门潼关到长安间就恢复了烽火传奇，只要潼关平安，便夜夜举火传到长安，名为“平安火”。但六月九日夜，长安城却没等来“平安火”，“平安火不至，玄宗惧祸”。

第二天，宰相杨国忠“首倡幸蜀之策”。第三天朝堂未得“御敌之策”后，杨国忠劝玄宗赶快入蜀。第四天，玄宗亲御兴庆宫勤政楼，下制守卫京城，云欲“亲征”御敌，同时令颖王李璣“先移牒至蜀，托以颖王之藩”，骗过了朝臣百官。

到第五天，六月十三日清晨，当有官员上朝时，却发现皇帝跑了！

皇帝黎明前就向西跑了：宰相杨国忠领从驾官员先行，皇帝在高力士和禁军统帅陈玄礼扈卫下随后，太子李亨为后队。

皇帝跑了，长安城乱了，“王公、士民四出逃窜”，地方官也风闻而逃。这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——沿途食宿谁来解决？逃跑的皇帝、皇子皇孙都带了不少金银财宝，却唯独没带粮食！

当天中午，“西狩”至咸阳的李隆基，惶惶地坐在望贤宫前一棵树下“掩泣”：先遣宦官和咸阳县令逃了，无人接待供膳，“行从皆饥”。杨国忠到市集上弄了些胡饼供皇帝充饥，老百姓拿来的粗粝饭食，皇孙辈们争相手掬而食，须臾而尽，犹未能饱。扈从的禁军士卒更是分散到各村“求食”。

当晚半夜，大队人马到达金城。先遣宦宦袁思艺和金城县令也跑了，智藏寺僧徒送来一些瓜果，勉强供食。当夜，“驿中无灯，人相枕藉

而寝，贵贱无以复辨”。

狼狈不堪的“西狩”第一天，玄宗数次掩泣，又饥又疲的从官和禁军士卒，已多有怨言，而怨言又很快都集中到杨国忠身上。此前天下舆论早就“以杨国忠骄纵招乱，莫不切齿”，现在则“从官咸怨国忠”，“不得食”的禁军将士，更急速滑向“六军愤怒”。

所以，当六月十四日中午行至金城县西的马嵬驿时，行进队伍之惶度已知欲喷之火山。

对此，宰相杨国忠和天子李隆基，却都不甚了然。

已与李隆基欢爱十六年的杨玉环，更是一无所知。

一宠再宠杨家女

春梦已是十六年。

十六年前的开元二十八年（公元740年）十月，李隆基在骊山泡温泉的时间比以往都长；在高力士的运作下，他那“姿色冠代”的儿媳姑——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被神秘地接到了骊山。

寿王李瑁是李隆基与宠妃武惠妃的爱子。开元二十三年（公元735年），武惠妃亲手为李瑁选择了时在洛阳、芳龄十七的杨玉环为妃，李隆基签署的“册妃”令赞其“含章秀出”。

开元二十五年，因武惠妃与李林甫勾结诬陷，李隆基一日内赐死了三个儿子：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。但此事没能助力武惠妃让寿王李瑁当上太子，反而使她自己因恐三王“为祟”，“怖而成疾，不痊而陨”。

武惠妃的惊怖而逝，让李隆基此后郁郁寡欢。后宫虽有佳丽三千，却“无可悦目者”，甚至“顾左右前后，粉色如土”。于是，就有了高力士“潜搜外官”而得玉环于“寿邸”。

此次“赐浴华清池”的骊山幽会，“既进见，玄宗大悦”。“大悦”的李隆基这次在骊山泡了十八天温泉，比此前寡欢的三年都长，尤其是去年只泡了八天。武惠妃若真地下有知，估计得再“惊怖而逝”一次。

这一年，李隆基56岁，杨玉环22岁，当寿王妃已近五年。

两个多月后，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二，杨玉环接《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》，被度为女道士，道号“太真”。当月，杨太真就陪李隆基又到骊山泡温泉去了，回来后不久更公开住进兴庆宫，而宫中皆以“娘子”呼之，或称曰“太真妃”，“礼数实同皇后”。

“太真妃”杨玉环，陪李隆基甜蜜度过了“新承恩泽”的开元二十九年：“恩礼如惠妃。太真资质丰艳，善歌舞，通音律，智算过人。每倩盼承迎，动移上意。”

第二年（公元742年）正月初一，玄宗改元“天宝”（两年后又改年为载），大唐历史告别盛世开元，进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华丽天宝。也就在天宝初期，谪仙李白游荡到长安，为丰艳的杨玉环写下三首《清平调》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；一枝红艳露凝香；名花倾国两相欢。

天宝五载，杨玉环被封册为“贵妃”。前十日，李隆基先给寿王瑁另册了一位韦妃。十天之中，大唐皇室双喜临门，皇子娶妻，父皇立妃。杨玉环曾为寿王妃的历史被掩去，至此完全替代了她曾经的婆婆武惠妃，宠冠后宫，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。

此后的日子，多的是莺歌燕舞、温泉水滑、梨园丝竹、仙乐飘飘。

此后的日子，李隆基厌倦国事，沉迷于与爱妃的芙蓉帐暖、缓歌慢舞，朝政内托宰相，军政外托蕃将。杨国忠和安禄山均于此时缘宠而贵，位高权重。

而这两个男人，在杨玉环被封为贵妃后，一个跑来认她为妹，一个跑来认她为“母”。

一斗再斗两权宠

杨玉环被封贵妃前，不认识她的远房堂兄杨钊。

从10岁父母双亡后，她离开蜀地，过继给在洛阳的叔父杨玄璈。嫁作寿王妃时，她是杨玄璈长女，而嫁作玄宗贵妃时，则以故去多年的亲父杨玄琰小女之名。

一人得宠，合家升迁：杨玉环的亲兄杨钺、堂兄杨琦等一并受封；三个颇有姿色的姐姐，分别被封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、秦国夫人，“皆赐第京师，宠贵赫然”。

恩宠只及直系三代，远房从祖兄杨钊无缘推恩。但他会钻营，依靠曾与从妹虢国夫人“私通”的关系，在骊山华清宫见到了杨玉环，并被玄宗赏了一个金吾兵曹参军的小职。此后凭借“聚敛”之才，杨钊步步高升直至宰相，并谄媚玄宗求赐名为杨国忠。

破落户杨国忠都能当上宰相，引起了另一个宠臣安禄山的轻视。

东北杂胡安禄山，偷羊被抓当斩时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赏识其“言貌伟奇”，任用为军中“捉生将”，后因骁勇被张收为养子并不断提升。

开元二十八年，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，天宝三载又兼任范阳节度使。为了邀功，安禄山不断挑起边战，诈降俘获林胡、契丹等族族人，冒充战俘上献。时任宰相李林甫“顺旨称其美”，“由是禄山之宠益固”。

□黄博

安禄山比杨国忠还善谄媚，玄宗一次笑问大腹便便的他“腹中何所有？”安禄山答：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。哄得玄宗开怀大笑。

天宝六载，45岁的安禄山在骊山华清宫觐见时突然“请为贵妃儿”，认29岁的杨玉环为“养母”。李隆基对此“大悦”，“尤嘉其纯诚”。天宝十载正月初三，杨玉环和宫女嬉戏华清宫，为安禄山办“洗儿礼”，玄宗闻后又“大悦”，并加赏贵妃“洗儿金银钱物”。

“母事贵妃”后第二年，安禄山获赐铁券赦免特权，第四年赐爵东平郡王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，天宝十载“洗儿礼”后，又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从而掌握了大唐边军40%以上兵力。

天宝十一载，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登上了首席宰相宝座。

曾经很畏惧李林甫的安禄山，瞧不上破落户杨国忠，杨国忠则恐惧安禄山会威胁自己相位，于是“禄山与国忠争宠，两相猜嫌”。国忠一次次向玄宗报告禄山要谋反，禄山反复向玄宗哭诉国忠陷害他。玄宗后来就不再听取任何安禄山谋反的汇报，还一次次加宠他，同时也加恩能帮他“聚敛”的杨国忠。

如是，安的权势越来越大，杨的擅权越来越甚，两人间的权斗也越来越烈：国忠不断搜集安的谋反证据，甚至杀了其在京城的线人；禄山则暗中积聚实力，收养壮士，囤积粮草，并将军中汉将一律替换成蕃将。



杨贵妃雕塑。

而此时的玄宗却厌倦国事，朝政盖委国忠，东北军事盖托禄山，他只想和爱妃共醉梨园，共享温泉。但他没想到，最终将他和爱妃逼到马嵬的，恰恰是这对外将内相两权宠。

而杨玉环，在认杨国忠为堂兄时，不会想到最后会累祸于己，在认安禄山为“养儿”时，更不会想到所认的是一个“贼子”。

到天宝十四载，当天下都认为野心昭然的安禄山必反无疑时，唯独玄宗不信。这年十月，他又带爱妃到华清宫泡温泉去了。

一昏再昏李隆基

安禄山终于反了！

天宝十四载（公元755年）十一月初九，安禄山在薊城（今北京西南）正式起兵造反，率所部及备养的“同罗、奚、契丹、室韦”等族精士十五万，以讨杨国忠为名，引兵南下。

“渔阳鼙鼓”惊破了华清宫的“霓裳羽衣”，惊醒了李隆基“益信禄山为忠”的美梦。此后在急于平叛挽回颜面的心理强迫下，他连出昏招，一昏再昏。

唐玄宗时之兵力主要集中于东北、西北等边防重镇，能征善战的都是安禄山、哥舒翰等蕃将率领的边镇军，中原兵力空虚。因此，安禄山初期叛乱所向披靡，23天就打到黄河边，第34天攻克东都洛阳。

在河南，以五万乡勇屡经血战败退陕郡的大将封常清，向名将高仙芝建言：贼锋不可当，宜退守潼关，据险固守，确保京师！高仙芝纳其言，两人合兵守潼关。

潼关，北抵黄河南接秦岭，扼长安至洛阳驿道要冲，是关中第一关防要隘，素有“畿内首险”“四锁咽喉”之誉。高、封此举，为大唐争取了至少半年喘息之机。

但此时的玄宗早已被歌舞温泉泡昏泡软了，他不再知军信将，军令多听于身边宦官和杨国忠。十二月十八日，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谗言，不顾临阵斩将之大忌，将封、高二大将以“失律丧师”斩杀，随后又强命中风偏瘫的哥舒翰领兵潼关。

哥舒翰延续高、封二人守而不出战的策略，坚拒叛军于潼关外，与之形成军事对峙。此时，郭子仪、李光弼率军战于河北，不断取胜并威胁范阳。安禄山刚攻下洛阳就登称帝并从此深居洛阳宫肆意淫乐。大唐百姓人心思唐，河北河南义兵迭起，平叛形势渐趋好转。

但半年后，渴盼收复洛阳的玄宗再次错估形势，听信杨国忠谗言，反复逼迫哥舒翰东出。他并不明白杨国忠因深恐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加害自己，欲借安禄山之刀除之。

哥舒翰急奏玄宗潼关必须“据险以扼之”。郭子仪、李光弼也进言“若潼关出师，有战必败”。但玄宗不听将言，到天宝十五载六月初，“续遣中使趣（促）之，项背相望”。

六月四日，万般无奈的偏瘫将军哥舒翰，扶膺悲哭后引兵出关。六月八日，哥舒翰与叛军接战于灵宝西原，中伏大败。六月九日，故将崔佑乾乘乱入潼关，京师长安大门洞开。

六月九日夜，长安城没有等来已传寄半年的“平安火”。

六月十四日，唐玄宗携杨贵妃“西狩”到了马嵬驿。

一乱再乱马嵬驿

在马嵬驿能否吃上一顿饱饭？

亲献“幸蜀”策的杨国忠，长期兼任剑南节度使，蜀地是他的老巢。李隆基在潼关失守后

已毫无平叛信念，他只想携爱妃逃到一个安全所在，四面环山的蜀地最宜龟缩偏安。啖啄荔枝的杨玉环也想再回蜀，巴蜀当年盛产荔枝。

只是，他们都没想到“幸蜀”路上会有“马嵬兵变”！

兵变的发生似乎很偶然。六月十四日午后，吐蕃“和好使”二十多人在驿站西门外拦住杨国忠索要食物，众将士突然高喊“国忠与胡虏谋反”，并围了上来，有人直接一箭射去。

马鞍中箭的杨国忠见势不好，跳下马就往西门内奔逃。禁军将士紧追入内，乱刀剥肢剖体，砍下头颅“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”。

乱军还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和韩国夫人，杀了没眼色的御史大夫魏方进，挥戈打得次相韦见素血流满面，然后又一窝蜂向驿门拥来。

驿站内的李隆基知悉后惊曰“国忠遂反耶？”他不相信杨国忠会谋反，但明白此时只可“顺势”！于是颤巍巍仗门“慰劳军士”，认可了将士对杨国忠的“合法”诛杀。

然而，“六军不散”！将士们依然包围着驿站，戈剑依旧铿锵作响。

李隆基这下慌了！他派高力士宣问，将士答曰：“贼本尚在！”禁军统帅陈玄礼上前陈辞：“国忠谋反，贵妃不宜供奉，愿陛下割恩正法！”陈玄礼是他最信任的禁军将领，曾参与他诛杀韦书后的“唐隆政变”，统领禁军已有二十多年。

李隆基仿佛当头挨了一棒！他入门“倚仗倾首而立”。韦见素之子、京兆司录韦谔叩头流血：今众怒难犯，安危在晷刻，愿陛下速决。李隆基驳曰：“贵妃常居深宫，安知国忠谋反？”高力士说：“贵妃诚无罪，然将士已杀国忠，而贵妃在陛下左右，岂敢自安！愿陛下审思之，将士安则陛下安矣。”一语点醒“贼本”要害和“形势”所在！

爱江山也爱美人但更爱性命的李隆基，面对将士逼迫、从官进谏，痛苦而又无奈地挥了挥手。高力士抓住了“挥手”动作，迅速传谕：陛下赐贵妃死！

就这样，梨花带雨的杨玉环，梨花带雨般走向佛堂，她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是——礼佛。马嵬驿东侧，恰好有一处佛堂。佛堂前，后世文人说还有一棵老梨树。

凄然回首，“三郎”李隆基背身掩面，曾经高大伟岸的身躯已萎缩猥琐如同一颗空心老榆。身旁，年迈的老奴高力士，手捧三尺白绫，亦步亦趋却又分明步步进逼。

走向佛堂的路上，她或许会想到曾经的夫君——寿王李瑁。

李瑁此次也随驾“西狩”，但此时的他又在哪里？

一别再别太子亨

李瑁的出现似在“兵变”之后，且多和太子李亨有关。

《旧唐书》载玄宗闻知韦见素被打伤，“令寿王瑁宣慰，赐药傅疮”。自玉环被封贵妃后，史书上再无李瑁的记载。马嵬兵变时，他又断续出现数次，而主要任务是传语太子。

太子李亨，从出长安城起，一直在后队殿后，但却始终和父皇的前队保持距离。十三日中午，玄宗泪洒望贤宫时，他没有过来问安。当晚玄宗掩泣金城时，他在东南五里扎营，也没前来请安。兵变发生时，他依然稳居后军，似乎对前方的一切并不了解。

当太子已经十八年的李亨，是在前太子李瑛被废杀后被迫立为太子的。这十八年，他最初惧怕李林甫，后又受困杨国忠，安禄山也欺侮他，他还要时时提防父皇和他身边人的明枪暗箭，十八年一直胆战心惊，如履薄冰。

潼关失守，玄宗西逃，李亨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。他明显感到父皇失去了往日的威风，也知晓百官和将士的怨疾。这股气对他有利。



《旧唐书》记，“至马嵬，禁军大将陈玄礼秘启太子，诛国忠父子”。《新唐书》载，“陈玄礼等诛杨国忠，（李）辅国预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言，“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，欲诛之，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”。而李亨的态度，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均未记载，唯《资治通鉴》谓“太子未决”。“未决”，也是默许！

兵变后第二天，当伤心的玄宗再次启程时，又发生了金城父老“遮道请留”的一幕。玄宗按辔良久，派寿王瑁传意后队太子宣慰父老。但，“父老共拥太子马，不得行”，太子两子及宠宦李辅国也都力劝太子留下来。

太子于是以“父老共拥”之名留下来，不再追随玄宗“西狩”了！

玄宗久等太子不至，查知后终于意识到父子要分道扬镳了。他长叹一声：“天也！”分出禁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调拨太子，把东宫内人也都交由寿王李瑁送到太子身边。

此后，他走扶风，奔陈仓，入散关，由寿王李

瑁等分领余下禁军护驾，通过秦岭陈仓道南走巴蜀，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成都，实现了“幸蜀”偏安。

分道后的李亨，则率众扬鞭星夜疾驰，经奉天（乾县）北上，“昼夜奔驰三百余里”，仅四天就到平凉，再于七月十日到朔方节度使驻所灵武，十三日于“百官劝谏”中即皇帝位。李亨摇身一变成为唐肃宗，改元“至德”，遥尊玄宗为“太上皇”，自竖“北上平叛”大旗。

此时距马嵬兵变尚不足一月，大唐皇室又发生了一次“政变”！

这一天的李隆基，刚刚穿越秦岭到达剑阁。他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太上皇，三天后还在剑阁颁布“罪己诏”，并发布平叛方略。一个多月后，唐肃宗派的灵武使者到了成都，他才知道马嵬一别，别如天上地下。深知大势所趋的他，“喜”曰“吾儿应天顺人，吾复何忧”。

第二年（公元757年）十一月，玄宗被“迎圣”返至凤翔时，扈从他的六百禁军被就地解甲。此后他由唐肃宗所派三千精骑“护驾”，再次行经马嵬被“迎卫”到咸阳望贤宫。唐肃宗着臣僚紫袍“拜舞”于楼下，“上皇下楼”特地要了一件黄袍，亲自给李亨穿上。

待所有“演出”都结束，李隆基便开始了晚年太上皇生活。他的晚年生活，尤其是最后两年的幽禁岁月，一如传为他在“西狩”路上思念贵妃所谓的《雨霖铃》：今宵魂在何处，冷雨里，碎铃声咽。点点滴滴，心似寒泉落飞雪。便纵有万里江山，愧对荒茎月。

马嵬兵变第二年，因驻扎金城县的“兴平军”平叛有功，唐肃宗改金城县为兴平县。

马嵬地名从未改变，和贵妃坟茔还有“马嵬兵变”一直相伴相守。

一唱再唱长恨歌

梨花带雨的杨玉环，梨花带雨般礼佛之后，被缢死于佛堂。

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载：“遂缢死于佛室”。《新唐书》曰：“帝不得已，与妃诀，引而去，缢路祠下，裹尸以紫茵，瘞道侧，年三十八”。

是的，这一年，杨玉环三十八岁。

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这天，距她被册封为寿王李瑁妃21年，距她和李隆基首次骊山幽会16年，距她被度为女道士15年，距她被封为玄宗贵妃11年，距她首次见到远房堂兄杨国忠也是11年，距安禄山拜她为“母”10年，距她给“禄儿”办“洗儿礼”仅5年。

她17岁以后的人生，和这四个男人密切相关，是他们间的父子、君臣、将相互争，将她身不由己地推到了黄尘戈剑马嵬驿。

马嵬驿东不远的土坡上，有一座汉唐两朝的皇家道观黄山宫。明正德年间碑书记载，玄宗幸蜀归来，曾在此上香乞灵，并手植了一棵槐树。黄山宫今有上棵千年古槐，名“太上槐”。在肃宗三千精骑“迎卫”下，玄宗无法祭奠马嵬坡下的贵妃，但道教是李唐皇室尊崇的国教，到马嵬坡上的黄山宫上香瞻祭爱妃，却很有可能。

李隆基无法凭吊贵妃坟茔，此后的诗人却纷至沓来。刘禹锡曾写“路边杨贵人，坟高三四尺”。罗隐写“佛殿前头蜀草深，贵妃轻骨此为尘”。至清《马嵬志》所载，题咏贵妃墓的诗作已有五百多首。《唐诗纪事》云：“马嵬太真墓所，题诗者多凄感”。

贵妃墓碑石资料从元代始，此后历代多有立碑及坟茔保护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道经马嵬，见贵妃墓残垣颓瓦，慨然命时任兴平县县长段民达修葺。这次修复，第一次将墓家用青砖包裹，砌成圆形。

用青砖包裹，是防墓土被取。传说贵妃美白，欺霜笑雪，死后精气不散，墓上封土久而也变白了，所以当地妇女争取墓土当“美白粉”擦脸拭肤。清乾隆朝陕西巡抚毕沅曾记：“墓上生白土，士人呼为贵妃粉，能悦颜色，春日游女拾取敷面。”乾隆年间《西安府志》也载：“贵妃粉出马嵬坡上，土白如粉块，妇女面有黑点者，以粉洗之即除”。

而对杨贵妃的态度，唐时之人即哀怜者居多。兵变后第二年，杜甫就大为怜惜：“明眸皓齿今何在？血污游魂归不得。”安史之乱后的唐人，常常“忆昔开元全盛日”，对杨玉环也越来越同情。

最能杨贵妃“平反”的是李唐皇室。公元880年，唐僖宗李儼被黄巢的“冲天香阵透长安”，逼得效仿老祖宗李隆基再次“幸蜀”，四年后回銮路过马嵬惭愧屏祭：“马嵬烟柳绿依依，又见銮舆幸蜀归。泉下阿环应有语，这回休更罪杨妃。”

而最让杨玉环光彩重生的，则是多才又多情的白居易。

马嵬兵变50年后，公元806年，在兴平县南一河之隔的周至县当县尉的白居易，与文友王质夫、陈鸿同游仙游寺时热议起杨贵妃，白居易纵情写出千古绝唱《长恨歌》，陈鸿写了传奇史传《长恨歌传》。

一曲《长恨歌》让李杨爱情名闻天下，让杨贵妃家喻户晓，继又催生无数诗词歌赋、戏曲传奇。至今，贵妃出浴、贵妃醉酒、七夕盟誓等经典场景总是引人遐思，惹人心醉。

特别喜欢白居易诗词的日本人，更对杨贵妃抱有无限的喜爱，甚至演绎出贵妃没死，而是在遣唐使保护下东渡日本的传说。俞平伯对此还曾考证过一番，试图论证贵妃归日之可能性。日本学者很爱写“杨贵妃传”“杨贵妃传奇”之类的故事。

今天，日本山口县有一座“杨贵妃墓”。曾经，还有一个名叫山口百惠的影星自曝是杨贵妃后人。

梨花带雨的杨玉环，梨花带雨般礼佛之后，既走向了仙界，也走向了人间。

（兴平市杨贵妃墓博物馆馆长袁军宪对此文亦有贡献）